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 8 8 2 ~ 1 9 3 1)

——《海关十年报告》译编

徐 雪 筠 等译编

张 仲 礼 校订

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

——《海关十年报告》译编——

徐雪筠	陈曾年	许维雍	译编
	蒋学桢	陆 延	

张仲礼 校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惠祥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

——《海关十年报告》译编——

徐雪筠 陈曾年 许维雍 译编
蒋学桢 陆 延
张仲礼 校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3,000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4299·002 定价 2.10 元

译 编 说 明

旧中国海关,除了逐年编制年报外,1882~1931年这五十年间还以十年为一期,编制了五期《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以下简称《报告》)。每期《报告》以各关为单位,记述该关所在地区十年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很广泛,除了同海关业务有关的贸易和关税情况外,对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政治、军事、财政金融、人口、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邮政等等均有记述或统计。《报告》汇集了当时不少资料,对于研究这段历史时期有关各地区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报告》原文为英文,过去研究工作者虽然经常利用《报告》材料,但除1922~1931年的《报告》曾有海关的中文译本外,其余部分尚未有人译过。我们为研究上海近代经济史的需要,特将《报告》中关于上海地区的材料译出,并编制了有关的统计表,兼供其他研究上海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工作者利用和参考。

本书正文按各期《报告》的顺序分为五个部分:1882~1891年、1892~1901年、1902~1911年、1912~1921年和1922~1931年。其中1922~1931年部分,上述海关中译本系以文言文摘要意译,所以我们予以重译。除正文外,我们还译编了两篇附录:一、利用五期《报告》所附统计表中的资料,编制了1882~1931年间上海的进口、出口、税收、进出船只和吨位、外侨和外籍企业的统计表。其中1922~1931年的进出口等项,《报告》附录中数字不全,

我们只能以 1931 年的海关年报数字补齐。二、第五期《报告》所附的《中国对外贸易概要：1882~1931 年》(Synopsis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82~1931)，是这五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一篇简史，海关虽有中译本，但也是以文言体摘译意译。这次我们亦予以重译，以便将上海的情况同全国的情况作一对照。其中统计部分，海关编制方法前后不同：1903 年前，海关进出口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从 1904 年起，进口值按到岸价格计算，出口值按离岸价格计算。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数字相差较大。现在我们均依照原统计表所列数字译编，请读者引用时注意。如要了解修正后的数字，请参考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 1082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由于五期《报告》分别由各任海关税务司编纂，前后历时长达半个世纪，因而，不仅各期《报告》的文笔因人而异，而且内容与选材范围，也因人、因时、因海关业务范围的变更而有所不同。为保持原著的风貌起见，翻译时除对个别字句略事删减调整外，均予照译。头两个十年的《报告》原著本无分节标题，为使译文眉目清楚并使各期《报告》规格一致，译者酌情添了标题。

《报告》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在数字、日期、历史事实、人名、机构称谓等方面不无错讹之处。这类问题凡经发现，我们均加注说明。

原著并无多少特别难以理解的文句，惟其内容涉猎甚广，经济、地理、历史、政治以至宗教等几乎无所不包，不免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在确定某些地点、机构、团体、人物、职务等专有名词的译法时，除了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外，我们还请教过有关学者、专家，以期找到我国通用的译名。在此，我们谨向上海港务局、上海航道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等单位给过我们帮助的同志致谢。某些事物的名称，由于系外籍人员所定，如当时吴淞口外某些沙滩、浮标、航道的名称，本无通用的中文译名，随着时间的

流逝,有些浮标、航道早经废弃,有些沙滩则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变,俱已无从查考。遇到类似情况,我们只得音译或意译。

原《报告》由海关外籍税务司编成,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有些观点显然不正确,甚至个别地方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进行了污蔑,请读者在参阅时注意。

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部分同志译编,具体分工如下:1882~1891年由徐雪筠翻译;1892~1901年由陈曾年翻译;1902~1911年由许维雍翻译;1912~1921年和1922~1931年由蒋学桢翻译;附录一:统计表,由徐雪筠、陆延编制、翻译;附录二:中国对外贸易概要(1882~1931),由陆延翻译。全书译稿由徐雪筠统改、加工,并经张仲礼校订。

本书如有错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来信请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

译编者

一九八五年一月

目 录

译编说明

海关十年报告之一(1882~1891)

简短的回顾(1) 外贸(3) 税收(11) 鸦片(12)
货币与金融(16) 贸易额(17) 租界与人口(17)
疏浚工程(22) 灯塔与浮标(23) 流行病、船难(25)
接待活动(27) 关栈(29) 制造业、内河航运(31)
上海的未来(34)

海关十年报告之二(1892~1901)

简短的回顾(37) 贸易的变化(45) 税收(62) 鸦片(62)
货币与金融(67) 贸易额(71) 租界与人口(73)
市政建设(75) 水路(79) 灯塔与浮标(81)
船难、流行病、赈灾(85) 接待活动(88) 张謇(92)
教育、报章杂志(92) 教育普及程度估计(96)
钱庄(96) 上海民信局(99) 海关(100) 制造业、铁路(102)
宗教(111) 会馆(118) 提升官员(121)
附录(122)

海关十年报告之三(1902~1911)

贸易与航运(138) 税收(139) 鸦片(140) 货币与金融(144)

人口(145) 水路、港口、航道(146) 航行信号灯与辅助设备(151) 邮政与电报(153) 市政当局与省谘议局(155) 司法与警察(157) 农业(158) 矿藏与矿物(158) 制造业(158) 铁路与道路(161) 教育(164) 市政与卫生的改进、博物馆、医院(167) 移民出境与移居(168) 价格、工资(169) 饥荒、水灾、瘟疫、霍乱及其他流行病(170) 陆军与海军的变化(171) 中国报界(171)

海关十年报告之四 (1912~1921)

贸易与航运(174) 税收(181) 鸦片(183) 货币与金融(187) 人口(190) 水路、港口、航道(192) 航行信号灯与辅助设备(略)(198) 邮政与电报(198) 市政当局与省议会(201) 司法与警察、监狱(202) 农业(204) 矿藏与矿物(略)(206) 制造业(206) 道路与铁路(215) 教育(270) 市政与卫生的改进、博物馆、医院(225) 移民出境与移居(228) 物价、工资(228) 饥荒、水灾、瘟疫、霍乱及其他流行病(234) 陆军与海军的变化、内战(236) 中国报界(240) 革命与清朝的覆亡(244) 通州(248)

海关十年报告之五 (1922~1931)

贸易(251) 航运(255) 税收(259) 货币与金融(262) 农业(269) 工业的发展(273) 矿藏与矿物(略)(281) 交通(281) 航行信号灯与辅助设备(286) 市政管理(294) 司法与警察(297) 陆军与海军的变化(298) 健康与卫生(303) 教育(305) 文学(309) 人口(310) 常关(311) 通州(314)

附录一 统计表

(一) 1882~1930 年在上海的中国人口估计数及外籍企业数和外侨人数(317)

- (二) 1882~1931 年上海海关税课按年总数(318)
- (三) 1882~1931 年进出上海港的船只及吨位(319)
- (四) 1882~1931 年上海进口净值(321)
- (五) 1882~1931 年上海出口总值(322)

附录二 中国对外贸易概要(1882~1931年)

- (一) 各个十年主要特点的简要回顾(323)
- (二) 统计表(350)

海关十年报告之一

(1882~1891)

(一) 简短的回顾

一段十年为期的历史,几乎必然是一部有盛有衰、有好有坏的记录,一部有时某一类行业享有繁荣而与此同时其它行业却遭受失败和损失的记录。

上一个十年结束于1881年。如果根据海关数字来判断,这是出色的一年。这是海关创纪录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上海稽征的送入帝国〔指清政府——译者注〕国库的税收高于过去的年份。现在我要回顾的十年,最后一年是1891年。一个显著的巧合是,这一年也在此地征收到了超过往年的最大一笔税款。

从1882年年初起,每一步似乎在走下坡路:税收减少,贸易值下降,没有盈利,市面普遍不佳。

1883年情况更为恶化。上海工商界热心组织的合股企业发生了一次总崩溃。丝的营业令人很不满意,主要是由于一个中国富商企图“垄断”当年收成而失败破产,随之牵累了一些钱庄,几乎导致钱庄信用的完全崩溃。北方一些省份的洪水泛滥使居民贫困,丧失了购买力。更糟的是,外事纠纷迭起,法国在南部边境的行动开始导致政局不安定。

1884年,法国的军事行动正在全力进行。这次军事行动被法国官方称为报复行动,但从通常观点来看,与战争并无区别。战事不发生的话,这一年本来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好年头。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这一年也不是很坏的一年。

1885年开始时情况不佳。港口近乎被封锁，事态显得非常严重。直到春天，突如其来的和平才一扫这种气氛。可是当时英俄纠纷仍然存在，並可能也将中国卷入，因而暂时抑制了转向繁荣的势头。不过，到年底局势已更为平静，贸易开始在各方面显示出正常渠道中的流通量已经恢复并有所增加——这种好转持续了两年。贸易值总数字逐步上升，到1891年，上海的贸易值已达到165,000,000海关两，征收到的税款也达到近7,000,000海关两的空前数字。我使用的是总数字，並且我说，这笔贸易是上海进行的或几乎全是上海进行的。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上海的贸易总额对于了解华北现在的和可能的贸易总额是个很好的指南。因为，除了本地消费的少量产品之外，从中国各港口或是外国运来的大部分产品又会通过几种渠道——海洋、大江或小河——运走，使用的船只可能是大轮船，也可能是小舢板。

毫无疑问，中法战争和它引起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是这一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幸而，所有出现过的问题，在达到要求正式解决的阶段或者在发展成为严重的国际争端之前，已因各种偶然情况的巧合而消逝了。在那些事关国际利益的问题中，可以提及的有：(1)船只的权利问题。由于缺乏更精确的称呼，这些船只姑且可称之为一个交战国的船只。问题是在未经公开宣战而进行敌对军事行动的时刻或前夕，这些船只挂了中立国的旗帜航行。而有力的推定是，中立国的国内法律也不会准许这些船只悬挂它的国旗进入它的港口的。(2)未经正式宣战而进行封锁和搜查的权利问题。(3)即使在执行时可以略事变通，是否有权宣布煤和食品为战时禁运品的问题。(4)中国完全封锁进入通商口岸的通道，以此作为自卫措施的权利问题。(5)关于交战国双方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租界的地位问题以及这一问题与治外法权的关系。(6)法国政府是否有权采取单方面行动，把它在上海洋泾浜以南的租界的利益委托另一强国保护的问题，以及这种保护在多大程度内

能够正常进行的问题。幸运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只有引起学术讨论的兴趣的作用了，国际法学家可以专心致志地加以研究，以便在今后某时（我们希望能是遥远的将来），在它们可能需要认真处理时予以解决。

1885年在伦敦议定的烟台条约的续增专条，把对外国鸦片的全部税收的控制权置于海关税务署的管理之下，这是一件关系到全体中国人而不只是上海一个地方利益的大事。而且，这肯定使此地的国际事务更易于管理，因为厘金官员和市政当局之间为税收而争吵是一个使双方经常闹翻的原由，这一原由的消除，大大去除了那些喜欢寻衅闹事的官员的立足点。

（二）外 贸

关于贸易流通的渠道，我不能记下什么特别的或是惊人的情况。中国取得的外国织物的来源地以及那些吸收中国国内过剩产品的国家，事实上仍同三十年前一样，只是在这里略有增长和在那里略有下降而已。但是总地说来，商业的发展方向大体上仍同过去一样。至于外国进口物资的分配渠道和上海为了再出口而进口的土产的征集路线，它们大都仍保持多年来的原状——本省和邻省的河道。看来，由于镇江特别规定的办法，转运单正成为内地产品运到上海的越来越普遍使用的凭证。转运单从这里发出，货物由中国船只运到镇江，再用江轮载走。我毫不怀疑，这些安排有助于促进土产品的运输。至于人们称之为洋货的主要商品的进口，象布匹、金属等等，这十年的数字表明：对它们的需求量没有下降的迹象，没有征兆使人担心贸易将在不远的将来衰退；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物品以外，也没有理由认为对进口物品的需求量会早日或者大量地增长。

在我看来，同对外贸易有关的、最令人感兴趣的几点是：（1）同日本的产品交换有增加的趋向；（2）对印度生产的某些纺织品的

需求在日益增长；(3) 在煤油贸易中已出现俄国这样一个竞争者；(4) 英国消费者对茶叶的需求量在下降；(5) 供外国使用的许多中国产品的需要量，或许现在还没有一种是数量很大的，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产品有助于保持和增加中国的出口贸易值。主要由于海关手续的放宽，外国机器的操作和使用已变得切实可行，这是导致出口贸易发展的一个因素；(6) 最近几年来，我们可称之为政府业务的贸易有了增长；(7) 目前贸易上所用的不同方式，已经把收取佣金的代理商提高到昔日巨商的地位——这一点与剧烈的深不可测的白银汇兑率的涨落有很大的关系；(8) 中国产品质量的恶化，损害着中国的声誉，使中国货有被排除在某些市场之外的趋势。

我打算依次详述这些要点。

日本在中国是作为欧洲国家和本地工人的竞争对手而出现的。它输出了下列与欧洲相同的物品：常常是用中国棉花制成的棉布；棉织品，如短袜、汗背心、毛巾、手帕；普通火柴，由于价廉而挤走了大量欧洲的——主要是瑞典的——火柴；外国样式的肥皂——从普通黄色的条皂到一块块盒装的香皂——是便宜的德国产品的激烈竞争者；硫酸；用方格花布和羽纱做的有花式手柄的雨伞。同中国生产的类似商品竞争的日本商品，我可以举例如下：樟脑；染料；扇子；铜和铜制品（前者由官方大量购入）；草药；水产品；各种食用菌；纸张；瓷器和陶器；煤（大部分供轮船用，一部分供本地外国人作为家用）；木炭；厚木板和廉价软木制成的木板。令人注目的是，一种被称为八角茴香子的东西已从日本大量地进口，我相信这种东西即使适量使用也是有毒的。这类物品的学名为 *Illicium anisatum*，在中国和日本分别被称为莽草和“希基米”。在 1891 年约有 6,000 担运进上海，较前一年多了近 1,000 担。真的八角茴香子是一种无毒的调味品，它仅仅从中国港口北海出口。生产它的那种植物——八角茴香 (*Illicium verum*)

——植物学家不相信它在日本存在。可是，根据日本的官方贸易册统计，仍有近 13,000 担的名为八角茴香子的假冒产品用船运往中国大陆和香港，几乎肯定是供中国人消费的。作为一个顾客，日本从中国取得大宗原棉，供日本新建的工厂使用。

印度棉产品贸易的增长是近几年来贸易的突出特征。布匹先是少量进入，近几年则逐步增长。本色洋标布到货数量似乎增长很快；粗布、细布也有一些增长；但是棉纱的数字惊人。贸易值从 1885 年的 100 万两增长到 1891 年的 1,000 万两，但这丝毫没有削减英国和荷兰棉纱的贸易。进口的印度棉纱几乎全由内地的市场所吸收，因为上海周围的老百姓发现印度棉纱太粗劣，不合他们的需要而不愿使用。许多人认为，印度和日本同中国贸易的增长是由于这两个都是使用银子的国家，中国同那些用它自己的通货支付的国家打交道，较之同金本位制国家打交道可以更为有利。我相信这些议论有一定的道理，或许有很多道理。但同时我认为，根据这样较短时期的经验，就立即得出共同使用银子是影响贸易的唯一原因的结论，是不能言之成理的。在开始时被认为成功有望的新兴贸易，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生产活跃以至超量生产。在最近看来，这一情况已使大量棉产品涌入中国，把中国作为唯一的市場，以无利可图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

煤油的进口量据粗略计算，已从 1882 年的 9,000,000 加仑上升到 1891 年的 35,000,000 加仑。在 1889 年，俄国煤油的数量首次达到我们应加以分开计算的程度。从那时起，每年的进口总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俄国煤油，尽管在 1891 年，由于美国煤油的大量进口，所占比例有所减少。一项使用油船大量运送煤油的行动正在兴起。开始是从巴统运送俄国煤油，毫无疑问，从大西洋海岸装运美国煤油的油船会接踵而至。据称，由于采用这种新的运输方法，煤油的售价可以低于现价 30%。1891 年，秘鲁运来少量煤油。据说这种煤油质量高。但是，这种商业冒险并没有足够的

利润,使人们不能期望很快会有很多的秘鲁煤油运到此地。

茶叶贸易是全中国的问题,并不单是上海的问题。但是,由于多数商人在这里有他们的主要业务中心,在这里能经常听到关于中国茶叶和它的前景问题的讨论。茶叶贸易的下降是没有疑问的,进一步减少的趋势也可能是事实。但是,迄今为止,中国茶叶销量仅仅是在英国市场、而没有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下降。我已经列出了两张表附在下面。第一张表显示十二年来中国茶叶的出口总数,包括目的地;第二张表显示一些省份的茶叶出口港的出口情况。

从中国运出的茶叶

年 份		目 的 地 和 数 量						关 税
英国	中 国	俄国 (担)	英国 (担)	美国 (担)	英国 殖民地 (担)	其他 地方 (担)	合计 (担)	(海关两)
1880	光绪六年	357,325	1,112,874	269,740	343,873	13,306	2,097,118	4,800,154
1881	光绪七年	380,714	1,043,326	337,942	358,973	16,517	2,137,472	4,873,434
1882	光绪八年	386,914	1,015,744	261,284	334,910	18,299	2,017,151	4,626,726
1883	光绪九年	404,478	1,009,499	254,079	298,862	20,406	1,987,324	4,552,438
1884	光绪十年	448,334	961,216	273,255	315,012	18,401	2,016,218	4,575,053
1885	光绪十一年	432,315	1,011,666	286,744	376,578	21,448	2,128,751	4,789,665
1886	光绪十二年	599,177	949,537	304,464	329,964	34,153	2,217,295	4,856,402
1887	光绪十三年	607,376	793,747	274,113	410,153	67,648	2,153,037	4,753,158
1888	光绪十四年	675,177	688,216	302,071	421,726	80,362	2,167,552	4,634,860
1889	光绪十五年	536,494	603,738	296,148	370,350	70,601	1,877,331	4,096,106
1890	光绪十六年	585,349	433,964	268,141	320,994	56,948	1,665,396	3,588,598
1891	光绪十七年	636,407	411,284	275,697	357,140	69,506	1,750,034	3,743,008

从九江、芜湖和上海出口的茶叶

年份	九 江 (担)	芜 湖 (担)	上 海 (担)	合 计 (担)	关 税 (海关两)
1880	261,496	2,188	4,013	267,697	651,291
1881	274,085	2,667	4,843	281,595	688,738
1882	280,038	2,040	9,716	291,794	704,897
1883	278,148	1,739	6,866	286,753	674,469
1884	279,001	3,379	7,562	289,942	688,318
1885	285,619	2,921	7,732	296,272	697,062
1886	307,095	2,262	6,973	316,330	724,718
1887	276,615	1,764	6,223	284,602	643,422
1888	278,042	1,996	3,809	283,847	615,995
1889	280,705	2,351	3,083	286,139	655,675
1890	242,715	2,280	3,046	248,041	591,386
1891	249,983	2,323	1,355	253,661	601,873

为了改善同英国的贸易，人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往往忽视了下列事实：对中国来说，它的茶叶是否能在伦敦或者其他地方找到市场是比较无关紧要的事。在做任何增加英国贸易的事情时，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利益。提出的建议主要是两条——改进质量和减税。根据一般的原则，改进质量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应当促使中国的当令产品和落令产品保持高水准。这不仅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英国顾客，而且是为了能同那些爱好喝中国茶的国家进行持续的贸易。试图改变中国的制茶方法并使它的产品在风味或浓度上与印度和锡兰的相同，将使这项贸易遭到毁灭。不能指望中国生产出印度那种仅符合目前英国标准的茶叶——浓度有一定的水准、颜色要达到一定的深度，每磅茶叶应泡多少加仑的水。中国只能希望并努力栽培一些味美和有益健康的茶叶，从而赢回饮用刺激性饮料的一般英国饮茶者，而这种饮料即使在较高级的家庭中今天也是被作为茶来饮用的。关于关税，不论是海关税还是常关税，对中国茶叶的课税无疑是高的。但是，现在中国通过减少茶叶税能否获得一些利益却是另一回事。除了英国

市场外，哪儿也没有提出减税的直接要求。为了说明中国人思想上对于减税问题可能会有的见解，让我们以 1891 年的数字为基础来计算一下。我们假设中国全面减少茶叶税 50%，这是有些人认为至少必须做到的，这将意味着中国在 1891 年照减税的比率只能收取税款 1,871,504 海关两，也就是它实际上得到的一半。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同英国的贸易已经完全消失——那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对除去英国部分的贸易余额按目前的税率，能象至今那样顺利地征税的话，那么它在 1891 年将收到 2,714,798 海关两的茶叶税。面对这一计算数字，难道人们会怀疑，中国如没有把握认为减税将导致对英贸易的增加，它会对减税犹豫不决吗？特别是当许多最好的买主告诉我们，即使全部废除中国的税收，中国茶叶也不会象印度茶叶那样受大众的欢迎。因此在确定价格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我本人希望英国将经常需要一定数量的中国茶。我认为，最近的不景气至少产生了一个好的作用——使买主能依据更加合理的制度进货。即使要减低关税，也应当减少内地税，而不是减少海关税。我可以想象，当这样的建议向地方当局提出时，他的回答是：“说得倒好！凡是会到你腰包的钱，你一点也不许少；对我应收的那份，你却要慷慨送人！”这个论点看来似乎有理，却是毫无根据的。由于有转运单制度，内地税不能超过海关税的 50%。假如我们减去海关税 50%，我们就要立即在同样程度上减少内地税。我对地方上的朋友说：“如你乐意减税 50%，而让我保持现状，这比以我的收入的 50% 为代价，迫使你这样做，对国家更有好处。”

在十年前很少有人注意的许多商品现在正开始在海关贸易册上占有地位了。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这些商品现在能以更适当和更轻便的形式从中国运出，并经得起航行途中的折腾，同时在包装上减小体积，使货物能够以最低的运费运送出去。在新设的缫丝厂里，我们允许缫丝可不受重新包装规则的约束，在蚕丝废料方